

记者参与湿地 “净滩行动” 芦苇荡边惊见如山垃圾



面对眼前一袋袋垃圾,每个志愿者都心情复杂。

黄浦江,上海的母亲河,始于青浦区朱家角镇淀峰的淀山湖,止于吴淞口,后注入长江。对于这条母亲河来源地的保护,也许人们并不陌生,然而对下游河口生态的保护却不常被提及。相对江对岸宝山区的炮台湾湿地,位于浦东三岔港的吴淞口(黄浦江东岸)湿地实在没什么“名气”。在吴淞码头,每天有迎来送往的乘客,黄浦江河口每年上万航次的轮船,很少有人会留意三岔港边的这片芦苇地。

然而,望眼吴淞口这个黄浦江和长江河口湿地,却是平直化的岸线,退潮后异色的滩涂,和人们不经意扔下的漂浮在岸边的各种垃圾……日前,记者跟随萤火虫环境志愿者小组的脚步,走进这片黄浦江流域天然的芦苇荡,清理人们随手扔下的垃圾。活动策划人姜龙表示,虽然收效甚微,希望行动能唤醒人们保护母亲河的意识。

本报记者 苏文俊
本版摄影 张瑞麒



“千斤顶”虽还不能清楚表述环保的概念,却已开始用行动在实施环保。

一天时间 我们清理出87包垃圾

5月27日,记者来到吴淞口三岔港,随同“萤火虫”的志愿者一行十余人,参与了“净滩行动”。

经过第一批志愿者一个上午的行动,当第二批志愿者到达的时候,他们已经在湿地里清理出40大包垃圾。在第一批志愿者清理的地点,表面已经看不出有明显的垃圾,不过,记者马上发现,事实上并不像肉眼所见的那样轻松,更多的垃圾“躲”在芦苇秆下,在志愿者和记者的脚下竟然全是垃圾。

而要清理这些芦苇秆下的垃圾

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,记者在清理过程中发现,每翻出一张塑料纸,都无法预计到下面会带着多少东西,有时候垃圾被踩在脚下,不得不挪动脚步,边往上拉,一不小心脏水还会溅到脸上。

湿地下垃圾的“储量”远远超出了想像,仅仅一个平方米不到的地方,初步清理完浅层就需要十几分钟的时间。然而,这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,其实,在这一带面积并不是非常大的湿地上,志愿者涉足的地方还只是一小块,芦苇荡靠近

岸边的一侧,放眼望去,是白茫茫的一片。他对记者说,现在已经好多了,按照计划,清理完芦苇荡里的垃圾,外围还有更多的垃圾等着我们去清理,到时候在浅水中,需要更专业的清理工作。”

经过一天的“战斗”,两批志愿者们共清理出87大包垃圾。看到这些战利品,志愿者们感到很欣慰,姜龙说:“虽然是杯水车薪,但大家参与的热情很高,希望这种意识能传播给更多的人,从生活中改变陋习,积少成多,环境就会有质的好转。”

仅清理表面垃圾需50万人每人1小时

江口交汇,孕育湿地,往往给河口城市带来独特的巨大财富,清新的空气,丰富的植被,多样性的生物……泰晤士河口、哈得逊河口、悉尼河口、莱茵河口、隅田川口,无不如此。不过黄浦江和长江汇流的河口却是满目的垃圾和不可降解的材料。

针对这样的情况,从2011年9月至今,萤火虫环境保育志愿者小组先后

策划和参与了4次对滨江湿地的“净滩”行动。姜龙对记者说:“根据我们的保守估计,若靠手工捡拾来清理掉这片湿地上层的固体废弃物,需要50万人次,每人干上一小时。”

对于这个数据,姜龙颇为自信,他说:“这是根据前三次的行动,和对滩涂上垃圾量的估算得来的。岸边防水的石堤被分为均等大小的网格,

我们根据这些网格来测算在滩涂的面积,然后根据平均工作量得来。”

一名志愿者曾有些“绝望”地对姜龙说:“‘工程量’太大了,我们这些人根本干不完!”姜龙似乎早有心理准备,他笑道:“上海有2000万人口,不怕捡不完!”不过,姜龙补充道,这只是清理表面垃圾,不包括隐藏在浅层的垃圾。”

几十年的垃圾已累积成了现在脚下的土地

在前往三岔港芦苇湿地的途中,不时有重型卡车擦肩而过“制造”出一场“小型沙尘暴”,姜龙遗憾地说:“原来这里是一座疗养院,环境还是不错的,后来疗养院改成了集卡停车场,环境很快恶化。”

经过一段斜坡,在黄浦江河口一个避风港边,有一个浅滩,浅滩上五颜六色,走近一看竟然是各种垃圾,据姜龙说,这些垃圾大都来自黄浦江上游和沿江沿岸的生活垃圾和航运垃圾,在这片鲜为人知的水域

边上,湿地充斥着来自上游航运和渔业的数量庞大的各色垃圾,其表面又以橡塑制品为主。这些已经存在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垃圾,一层层地覆盖在地表。

记者一行人到达时正好是退潮期,垃圾和芦苇秆子互相缠绕,闷热潮湿的环境使得空气中夹杂着异味,在地表浅层下藏着陈年累月的垃圾。这些垃圾会缓慢地释放有毒物质,被地表生物吸收,迁徙到这里的鸟类吃了湿地里的螃蟹、小鱼后

吸收了有毒物质,经过生物链的循环还是会被人吸收。

与芦苇荡相邻的是加拿大一枝黄花,姜龙介绍,这些外来物种也正在逐步侵占湿地的陆上空间。“加拿大一枝黄花还会分泌抑制其他植物生长的物质,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不断地被挤压,所以铲除这种植物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。”芦苇荡里生物多样性,本土鸟类不吃外来植物。此外,有关部门在湿地上种上柳树其实也是对湿地的一种破坏。



记者每捡起一处垃圾,都可能“牵连”出更多的垃圾。



仅一天时间,2批志愿者就清理出了87袋垃圾。

》志愿者

再过几年,芦苇荡是否还在?

“净滩”行动中,有一位母亲带着孩子,一起捡垃圾。小朋友叫“千斤顶”,小学五年级的他非常贪玩,为了能玩上游戏机,他答应和妈妈一起来湿地捡垃圾。虽然多少有一些不情愿,干活的时候可丝毫不含糊,活动结束的时候,母子两共清理了7大包垃圾,这时“千斤顶”的衣服和帽子上沾满了各种颜色,活动结束后,他一头睡在了水泥河堤上。

志愿者小陈对记者说:“7年前,我驾车来这里游玩的时候,芦苇荡比现在大多了,没想到才没几年,就已经缩小了那么多,如果我们不行动的话,过几年不知道还有没有?”

第二次参加“净滩”行动的刘洪,是资深“净滩”志愿者,他说:“我们不知道恢复这片河口湿地的本色需要多少年,但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一点点付出,让多一些的人知道这片湿地,让多一些的有识之士能参与到相关的讨论和研究中来。希望与更多的志愿者一起,捡掉一点点垃圾,为野生生物的家园改善一点点环境。”

》专家

垃圾对湿地的破坏是潜移默化的

为什么要保护湿地,特别是黄浦江河口的湿地?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洋研究院童春富老师介绍,从芦苇本身来说,芦苇生长时产生的微生物可以净化水质,分解污染,同时还能产生水生生物,芦苇荡还是许多生物的栖息地,除了震旦鸦雀、杜鹃等鸟类都依赖芦苇荡生长。而河口的芦苇,能起到护岸保滩,减缓水流和改善美化环境的作用。人类的垃圾对湿地的破坏是潜移默化的,这种破坏积少成多,如果超过了湿地的承载能力,那么湿地将会渐渐地消退,这对环境会产生负面影响。

对于一些志愿者提出的铲平充满垃圾的湿地,通过人工复原,重新恢复生态环境这种做法,童老师称,国外有先例。“美国就有建造堤坝后,出现洪水,然后通过人工逐步恢复湿地的先例。丹麦和荷兰北部的瓦登海浅滩也是通过人工恢复到原有的生态环境。”

》记者手记

站在母亲河边 我有一丝惶恐

站在母亲河边,站在垃圾堆上,有些震惊,有一丝惶恐。

留在三岔港的垃圾,几乎都是在上海境内产生的。作为一个上海人,面对清不完的垃圾,和几乎不会降解的塑料和石油制品,不论曾经是否往河道里扔过垃圾,都感到有一些内疚。

芦苇荡边,应该是清风徐徐,清新可人的景象。如今却踩在垃圾堆上,从脚下清理出的陈年旧物中,记者看着手中2005年的塑料包装袋,心情复杂。可以想象再往下层清理的话,也许会出现年代更久远的塑料垃圾。

对于“千斤顶”来说,捡垃圾是为了环保。虽然并不是很理解为什么要环保,但是家长的一言一行,却把“环保”这样的理念植入了孩子的思维方式。长大以后,他一定不会浪费一张纸,不会随意丢弃一只塑料瓶。如果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思维,我想黄浦江河口一定会变回原来美丽的样子吧。